



李
敖

来电集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 来集

据信言论自由有三个重要条件：

第一、你没有捏造事实的自由，

捏造事实表示你违反真相。

第二、你没有匿名的自由，

匿名表示你不敢对你说的话负责，你不光明磊落。

第三、你没有造成“明白而立即危险”的自由，

例如你没有在电影院里乱喊“着火丁！”的自由。

李敖倡导言论自由，

这本书揭发的典案，就是李敖言之有据的典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敖来电集/李敖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3.12

ISBN 7-5057-1957-2

I. 李… II. 李…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3690 号

书名	李敖来电集
作者	台湾 李 敖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875 印张 91000 字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957-2/C·298
定价	13.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3-884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电光石火一年间

——《李敖电子报》五书总序

中国文字受佛教影响，形成许多辞汇，“电光石火”其一也。佛书《五灯会元》（从展禅师）有道是：“此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姬翼《云山集》（恣逍遥词）简约其义，引申出：“昨日婴孩，今朝老大，百年间，电光石火。”电光是天上闪电；石火是地上打火石，皆喻方生方灭、世事无常。拜现代科技淫巧之赐，我在一九九九年冬，应大公司之约，发行《李敖电子报》一年，成效非凡，订户远在什么《阿扁电子报》之上，时值所谓“总统”选举前后，我就《李敖电子报》中拆穿丑类者，辑出三书，出单行本（即《洗你的脑，掐他脖子》《陈水扁的真面目》《李远哲的真面目》），其他大量文字，则散在那儿，没有处理。如今二〇〇二年了，“‘一’年间，电光石火”的岁月，已成绝活，而



电子之报, 谅我此生再也不玩了。自怜绝活, 乃成《李敖放电集》《李敖发电集》《李敖送电集》《李敖来电集》《李敖通电集》五书, 以为断电之庆。伟人一生, 都有他阶段性的使命, 《李敖电子报》接之以断, 垂空文以留去思, 亦断之黠者矣。

二〇〇二年五月六日

目 录

电光石火一年间·····	(001)
《北京法源寺》离诺贝尔文学奖	
还有多远·····	(001)
女人与政治·····	(015)
从不忘记我每年生日的人·····	(035)
陈丰伟《网络不断革命论》·····	(040)
“民进党执政”?·····	(050)
一千年个屁!·····	(053)
不值得·····	(054)
读《读〈李敖快意恩仇录〉》·····	(055)
“陈文茜的虚拟人生”序·····	(066)
请勿乱评《蒋介石评传》·····	(075)
替天行道,替新党行道·····	(089)
关于殷海光与李敖三文件·····	(094)



对李登辉渎职等罪的刑事告发状·····	(109)
敬告金兰大厦 EF 座各位房主 ·····	(135)
再次敬告金兰大厦 EF 座各位房主 ·····	(144)
驳最高法院法官苏茂秋、徐璧湖、 曾煌圳、李慧儿、刘福来·····	(156)
答最高法院法官范秉阁、朱建男、 曾煌圳、许树林、郑玉山的判决书·····	(163)
陈水扁是“中华民国”第十任 “总统”吗? ·····	(172)
殷巢张占·····	(177)
老汉溜冰图·····	(183)

《北京法源寺》离诺贝尔文学奖 还有多远

□记者(下文简称记):最近,由于您的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推荐,参选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您成为媒体和公众瞩目的焦点人物,因为这个奖一直是国人心中的情结。

我特意了解了一下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程序问题,程序上每年要在二月一日前向瑞典文学院提交推荐名单,候选者一般少则几十,多则一百多名。然后由这个学院的十八名院士先筛选出十五名。到五月底选出五名,十月初投票评选出一名获奖者,将近一年的评选过程都是严格保密的。要照这样说,您现在刚刚进入程序最初的阶段,对吧?

■李敖(下文简称李):没错,我已获得了提名。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程序,我不是太了解。

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北京法源寺》的英文翻译本。

□记：我还了解到，四种人有资格推荐候选人：一是往届获奖者，二是各国院士，三是各大学中语言和文学的正教授，四是各国作协的主席和副主席。我看近来的报道，您称东吴大学的一些教授是推荐人，那么是不是说《北京法源寺》的被推荐是属于第三种情况呢？

■李：被提名的过程，我不是很清楚。推荐我，可能是因为有人觉得看不过去，愿意帮我。你知道，我虽然写了很多本书，但是一直没有受到台湾文学界的肯定，在台湾文建会出版的九百多页的作家名录中，七百零三个作家里面没我，我在七百零三名之外。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给台湾文学界一个反省与讽刺的机会。

这次推荐我的也只是一些个人……

□记：哦，不过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接受团体的推荐，只接受个人的推荐。您对能否得奖有没有什么预期？或者说会不会得奖对您而言重要吗？

■李：不是我想要这个奖，而是这个奖该给中国

人了。

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年来只有四个亚洲人获奖，印度一人，以色列一人，日本两人。中国人从未获过奖。诺贝尔的其他奖，比如物理奖和化学奖，曾经给过中国人，但是他们得奖时的国籍已经是美国了。

□记：似乎按照您特立独行的个性来讲，挤进评奖活动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好像不是您的风格似的。

■李：不是我要挤进来，是我最有资格获得这个奖！

诺贝尔文学奖有它的标准，强调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不只看文学性的方面，也不只看一两本书，还要看你有没有全面的著作。一九二五年萧伯纳并没有写出什么，但他却在那一年获了奖。

我不但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而且超出了它的标准。《北京法源寺》是合乎理想主义的小说，我的著作超过一千五百万字，我坐过六年两个月的牢，被软禁十四个月，可以说为理想主义受尽苦难。

其实，中国作家早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认为老舍就很有资格。

□记：为准备这次采访，我特意看了些资料，比如瑞典文学院一位院士写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



就讲它的评选不是单纯看一部作品，好像还含有对候选人整体的评价。比如托尔斯泰，这个有着不朽创作的大师，却因为他的“文化的敌人和偏见”以及他本人所做的“与高雅生活无关的放浪本能生活”的辩解，而一再落选。

最近，人们在谈论《北京法源寺》最终能否获奖时，有人提到您在作品集中附自己的裸照、出“写真集”等等，会影响评奖。对此，您怎么看？

■李：我的写作不是为了评奖，我也不会因为评奖改变自己。

我从未到过法源寺

□记：在我阅读《北京法源寺》之前，看到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说，这部小说包含了四百个观点，还以为是为表示“多”而夸张地说的虚数，读了之后才知道真的有这么多，大到忠奸、生死、家国、死君还是死事等大命题，小到几句话所表达的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吃素”，这么加起来也许四百还不止。这部小说“说理”重于其他的文学技巧，人物往往一出场，就是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地谈某一主题。

内地读者要买到这部小说，就得等待三月中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单行本了。不过我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样,已经在网络上读到它。读后我担心它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怎么让西方人懂。刚才您也提到牛津大学出了英文译本,我觉得把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除了古诗文等字词上的障碍外,更大的阻隔恐怕是文化背景。比如文中旁征博引大量的中国历史典故、佛学观等等,即使悉数译出,并且加了大量注释,可如果读者缺乏中国文化背景,恐怕还是读不懂或者干脆没兴趣。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李:对,你说得很对,的确会有这个问题。

过去因为语言问题,西方人总是无法深入中国文学,现在《北京法源寺》已经翻译成英文本,如果他们还不懂得欣赏,问题就不在我们这方面,而在他们那方面。

西方语文学界总有一天要了解中国,中国占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西方无法漠视东方的存在。

□记:前天,我特意去了北京法源寺,正赶上晚课时光,寺内缭绕诵经声,很有宗教气氛。

我知道您自己实际上从未去过法源寺,那怎么会在构思这么一部并非宗教题材的小说时想到了法源寺?小说写一群积极的人世者——谋求救国救民的戊戌志士们,为什么却以寺庙这么一个本该很清



静、很出世的地方为线索，还都让他们和这个寺庙有很深的渊源，甚至宿命般的关系？

■李：小说需要有一个空间上的实境，而选择法源寺，我是因它在唐太宗时代的名字“悯忠寺”，原是中国最早的忠烈祠来考虑的。

而且真正的佛教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华严经》“回向品”就主张由出世回到人世，为众生舍身。这种“回向”后的舍身，才是真正的佛教。

我的一位朋友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他就自己买下了大量的《北京法源寺》散发给教友，他说我这本书深通佛法的理论。

文学变窄了之后，重要的是文字的力量

□记：比起您代表性的其他文字，这部小说没有怨气、怒气，平静地思考问题，您不是写一部历史小说，而是借历史人物之口说出自己的观点。让人想不通的是，把很多问题看得这么透、想得这么明白的人，怎么又常常那么激烈，甚至偏执？

■李：我的个性就是一个比较激烈的人，但是我也能很平静地思考、写文章，这只是写作上层次不同的问题。

□记：小说中所写的几个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包括着墨不多的蔡锷、林则徐，假如从中选择，您会选择做谁？

■李：我会选梁启超。谭嗣同是以身殉道的烈士，最后被杀头，是失败者。而梁启超是战士，危难时逃走保身，以后再回来推翻清朝。

□记：为什么不选康有为？感觉上您的笔下对这个人物的感情最深厚。

■李：康有为实际上是写我自己。他一直走在最前面，但走得太快了，大家跟不上，就认为他落伍了。其实他的见解无人能及。康有为的想法和我自己的想法很像，实际上受古代文化影响的人都会像他。

□记：从文学技巧的角度来看，《北京法源寺》和人们通常对小说的要求很不一样，强烈表达思想远超过其他文学性要素。在后记里您也表示“相信小说的前途只有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而“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



我会选择做梁启超

■李：是。这部小说很像二十世纪初俄国小说的风格。

小说就是要表达思想，体现文字的力量。展现情节、说故事，电影、电视比文字更适合。实际上电影电视出现以后，文字可以表现的领域变窄了，那么很窄的部分怎么发挥？就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就是文字的力量。你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用文字怎么表达？

□记：以后还有写这类小说的计划吗？

■李：还要写一部男女关系的小说，会谈情、谈到性等很多方面的命题。我也不全是阳刚风格的小说。

我骂人的技巧是：情欲信，词欲巧

□记：说起您的文字风格，最突出的恐怕还得数“骂”了？您自己表示过：“表现出来的是金刚怒目，骨子里是菩萨低眉”。我不明白，干吗非得采用“骂”的方法呢？同样的道理，温和地说就不行吗？

■李：只是各人风格不同。

胡适到死都很温和，而孔子也有以杖叩胫的激烈举动。

我的文章在情绪化的语言之后还有东西，有思想，有丰富的资料。就是挑出“辣椒”之后，剩下的是“肉”，不光只有辣椒。

□记：您自己怕不怕被别人骂？挨骂时内心感觉怎样？

■李：我常常被骂，经常有人写一本书一本书地骂我。

批评家不被立铜像，批评家永远只是二流的人，创作才是一流的，光靠批评是不够的。

□记：您曾说过“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又说“狂气、流气、义气、勇气形成李敖的综合体”，那三“气”都不难理解，可是“流氓气”究竟该做何解？

■李：这就要看凡夫俗子怎么看，行家怎么看。

我是相信“争不到一时，也争不到千秋”的。那么就要“哗众取宠”，也就是引起大家注意，让大家喜欢。这也是常常让我陷入苦恼的问题。

我骂人是很讲技巧的，以证据骂人，是靠丰富的资料来骂，我是“情欲信，词欲巧”。